

夫妻篇

安庆喊妻“烧锅的”

“夫”和“妻”本是表明配偶关系的基本称谓，在封建社会中，“妻”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夫为妻纲”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思想观念下，夫妻关系中女性称谓必然带上了高低贵贱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他人对女性出嫁后的称谓。女性出嫁后不能直呼自己的姓名，只能在丈夫的姓氏后加上自己母家的姓氏作为称谓，例如“王李氏”、“陈王氏”等。

夫在古代还有很多其他变种，例如，“夫婿”，汉诗：“东方千余客，夫婿居上头”就是丈夫的意思。无论夫也好，夫婿也好，都是古代人，包括妻在内称呼某人具有丈夫身份的称谓，这个称谓目前还在用，但被搅了“先生”进去。过去，有一定地位的丈夫，往往被称为“老爷”，这在明、清戏曲里很常见，也是一个多义使用。另外还有“外子”这一称呼，目前还在正式场合上使用。俗语里面还有“男人”、“老公”。

“妻”者，在《白虎通·嫁娶篇》里被解释成：“妻者，齐也，与夫齐体。”换句话说，没有解释，不过，它却向世人宣告，夫妻是“齐”的，是平等的，还是有现代意义的。

“妻”也如一般称谓一样，有三种，一种是称某人的妻，一种是对着自己妻的称呼，第三种是在别人面前称自己的妻。对外人谈自己的妻子时，古代人用“内”、“内子”、“内人”，现代大陆人不用了，台湾还很普遍。

称自己妻子为“娘子”，在古代很普遍，至少在元朝时已经普遍这样称呼了。这个称呼现在已不用，其实是一个很文雅亲切的称呼。

现代人在家里大概都不这样称妻的了，蜜月里喊得甜甜蜜蜜，不久以后，降为名字。有了孩子，索性称为“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则对等地回以“孩子他爸”。到了晚年更有意思，叫自己的老伴叫“老某”，比如他妻姓王，就叫他妻：“老王”，他老伴则欣然受之。

安庆一带，称妻为烧锅的：这个称谓最早起源于农村，因为一向乡下女人大多只能呆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充其量只能围着锅台转，为男人，为公婆和儿女洗衣浆裳，烧锅做饭而已；而舒城则说家里头；到了宣城、池州，又改称我家里的、奁里等了。

相关链接

古今对丈夫的称谓：

最早比较平等的叫良人，
比较亲切的叫郎、郎君，
古代尊称丈夫叫官人，
官宦人家称呼丈夫叫老爷，
宋代称丈夫叫外子，
比“官人”更尊敬的称呼叫相公，
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叫先生，
现代人叫爱人，
尊崇的也可以叫君，
通俗的叫老公，
做生意有些发达的叫掌柜的，
北方人叫当家的，
其他称呼还包括老伴、那口子、冤家、老板等。

古今对妻子的称谓：

皇帝称老婆叫梓童，
宰相称老婆叫夫人，
文人称老婆叫拙荆，
雅士叫执帚，
商贾称贱内，
士人叫妻子，
酸秀才称娘子，
庄稼汉叫婆姨，
有修养的人称太太，
没文化的叫老婆，
年轻人称媳妇，
老头子叫老伴，
北方人称孩他娘，
南方人称伢他妈，
大陆上称爱人，
台湾叫内子，
喝过洋墨水的称达令，
土生土长的叫那口子。



早些车间里的工人师傅

师傅篇

曾经是表达对他人尊敬的最简单方式

总觉得叫先生、女士，太文绉绉，也喊不出口。叔伯阿姨之类的，显得太亲切，万一把人年纪看错了，还会产生误会。所以，现在凡对年轻一点的喊“帅哥”、“美女”，年纪大一点的统称“师傅”。在合肥见人喊“师傅”，总归没错。“师傅”流行于改革开放前，更多地指称手艺人，与如今大街上时髦的男男女女似乎搭不上边。不过，现在的合肥，“师傅”一词在陌生人之间最为流行，很多时候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职业身份，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

师傅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称谓，既传统，也现代；既严肃，也亲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传统武功教派里道高德望的“师父”，因为发音完全一模一样，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工厂里手把手教你车钳铣刨，技术纯熟的老工人。

曾经，我们会对一个木匠称呼

师傅；会对一个裁缝称呼师傅；会对一个剃头匠称呼师傅。曾经，我们会对任何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称呼师傅……一声师傅，会让人深深体会到被人尊重的快乐和温暖；一声师傅，也是我们对他人尊敬和仰慕的最简单的表达方式。

后来恢复高考，知识分子变得吃香起来，再用师傅去称呼一个有学问的大学教授，或者工程师似乎有点贬低知识的意思在里面，与四个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不管是师傅也好，还是师父也好，能掌握光怪陆离的原子弹、宇宙飞船，还是电子计算机吗？于是师傅摇身一变，化为“老师”。老师起初只在知识分子里通用，后来社会上的人觉得老师显得更文雅，更深不可测，知识就是力量嘛，这样，老师开始泛指到有点阅历的人身上，无论男女，都很适合。

老板篇

出现在官场和学校里的“潜称谓”

现代社会，我们除了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多的时候，则需要各种各样的“圈子”中生存，诸如学校、家庭、职场等等，这个时候，称呼常常纠缠着“时代特色”与“身份纠葛”，有文化传承的进退失据，更有人际交往的微妙心态。

“老板”，原先专指做生意的人，显得格外响亮而时髦。不过，如果这个称呼出现在官场和学校里，该有着怎样的滋味？

早些时候，《人民日报》有篇评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在一些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中，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称呼的微妙可谓“博大精深”。扬州市直机关办公室公务员胡麟坦言，称呼代表了你对自己和别人的定位，

很多时候如果把称呼搞错了，直接影响到沟通交流及办事的效果。在不能掌握对方确切身份的情况下，对有职务的尽量往高了喊，对没职务的尽量找一个表示出对方尊重或者拉近彼此距离的称呼，比如对年龄相仿的不喊小某而是呼名不带姓。如果是对非本单位的其他机关普通工作人员，称呼某处长某科长等，对职务比较高但不知具体职务的就称“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官本位已经成为社会“潜意识”，表现在称呼上，就是“主任”较流行。而且，与“主任”泛滥相呼应，官场上各种称兄道弟的江湖行话也层出不穷。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有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

而在各所高校，“老板”指称研究生导师已经非常普遍，当一个学生背后称呼导师为“老板”的时候，反而有了亲切亲近的味道，这实在耐人寻味。

同志篇

19世纪末

出现的独立称谓

同志起源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左丘明说过：“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也说：“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而它作为独立的称谓，出现于19世纪末，光绪皇帝筹划戊戌变法时，对变法派大臣称为同志。此后它成为同一政治派别人员的互称，如辛亥革命时互称战友为同志。

同志也是相同政治派别在一些国家里的统称。这种传统始于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党派间互称同志。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冲突，同志一词不再通用。

现在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同志这个称呼，但它留给某些人的印象是友好、尊敬和亲切，留给某些人的却是并不愉快的记忆。

在党内，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则被开除党籍，之后也不会再被称之为“同志”。如瞿秋白、李立三等，由于党内路线斗争和其他政治斗争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不被称为同志。刘少奇、彭德怀等重要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被称为同志的资格，直到他们获得平反。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志一词改变了在党内使用的惯例，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它代替了此前社会“先生”、“小姐”、“男士”和“女士”的称谓，成为对所有人的通用称呼。这种改变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职业、身份、财产等方面的差距，让很多人感觉到社会公平。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同志的划分也增加了社会上普通民众的对立。60岁以上的人还记得，那时候只能到国营商店里去买东西，买东西时常常遇上爱搭不理的售货员。你得小心翼翼地问一句：“同志，我想买一包盐。”这也可能受到售货员的训斥：“你管谁叫同志？谁是你的同志？你是什么家庭成分？把户口本拿来看看。”

令人尴尬的是，自1990年代起，同志一词又人为地增加了新的歧义。